

## 14 比良坂狂言

剧目：《比良坂狂言》

作者：徐志彤

关键词：能剧，幽玄，空无，佛教

**剧目简介/梗概：**一部融合日本民俗传说与生死哲思的作品。通过亡灵吉田耀在黄泉比良坂的回忆之旅，展现其一生的漂泊、成长与对故乡的眷恋。故事由三位付丧神（翁、小面、老女）引导，分段演绎吉田作为“狐妖之子”的出生、东京求生的挫折、与游女鹭姬的短暂情缘、母亲的隐忍之爱，以及最终回归故土的精神和解。剧作以冥界与现世的交织叙事，探讨了记忆、身份、乡土情结与生命轮回的主题。

预计演出时长：70 分钟

演员人数：4 人（除男主外其他角色性别不限）

创作年份：2021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作者联系方式：2477676473@qq.com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eatresquare.icu](http://www.youtheatresquare.icu)

# 版权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为徐志彤所有，下载本文件者，视同已阅读该声明，如不同意，应自行删除本文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本剧作者享有该作品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

-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本人下载该作品仅作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之用，本人知晓并承诺，未经作者许可，本人不对下载的文件进行复制、传播（包括信息网络传播）、出版、排演、改编、汇编、翻译，或侵犯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

三、本人承诺，如有下列侵权行为，本人将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一切民事责任：

-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 （二）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该作品上署名的；
- （三）歪曲、篡改该作品的；
- （四）剽窃该作品的；
- （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
- （六）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 （七）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如侵权者侵权行为同时侵害公共利益，平台及作者将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或处以罚款；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平台及作者将向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下载者若侵犯作者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五、若因该下载文件发生纠纷，本人同意案件由原告所在地的，具备管辖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

## 比良坂狂言

### 角色

#### A

面靈氣.翁——居住于比良坂的付丧神，为老翁的角色之面，帮助徘徊的逝者回忆生平，走向六道轮回之路。剧中剧曾扮演吉田先生所遇见的不重要的角色。

#### B

面氣靈.小面——居住于比良坂的付丧神，为少女的角色之面，剧中剧曾扮演吉田先生人生中所遇见的少女角色(游女等)

#### C

面氣靈.老女——居住于比良坂的付丧神，为老姬的角色之面，剧中剧曾扮演吉田先生人生所遇见的老姬角色(母亲，花田太太)

#### D

吉田 耀——徘徊于比良坂的亡灵，因逗留彼界的时间过长记忆消逝，是母亲与狐妖的儿子。

[幕起，翁正坐高台之上，其左为小面，作游女妆容，静坐其下台。吉田先生正坐其前，配狐面，手持红绫，老女正坐其右，手持红绫另一端。晦明变化，几声猿叫之后，翁轻轻抬手，晃动法铃。]

### 翁

人是个复杂生物，生的时候要历经八苦八难，七情六欲，兜兜回回，转来转去，最终闹得个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等死以后，清白一片空图个干净，只剩具形骸。

如此便是无嗔无痴，无爱无怨，无情无欲，无因无果，无生无灭，无始无终

忘了和各位说了，老朽是个妖怪。

当年圣德太子时期，匠人秦川胜所作的六十六副面具，其中一副就是老朽我。因我面若老叟，形状滑稽可笑，在能戏里常用于表现老年男性。世人多叫我翁面。

我旁边坐着的是小面，戏剧之中常被用作少女的妆造，知道这一点便足够了，主要是要各位跳出人伦世俗，能看出她是少女春时梦醒时那张年轻的脸。

这绝非嗔怪各位，身为人——尤其是活着的人，蜗居在自己的一角，是看不明白视野之外的事的，就是所谓的烟中迷障，雾里看花。

最右侧坐着的是老女，多在戏剧里扮演老姬的角色。她啊，话少。

[老女点头]

诶，话扯远了。

这里是比良坂，世俗意义上还要加个黄泉二字。

总归只是边边角角的地方，这离真正的奈落之底还要走上一段距离。

亡者从此进入阎罗界，受十王司审判。好人送入六道轮回，重新做人，坏人则是打入八热八寒，消解罪行。

世人皆传，比良坂地处松江，此事在《古事记》也有记载。

可真若问及比良坂真正在哪，这可是个抽象概念。

我只能告诉你它不在仙台，不在奈良，不在神户，也不在横滨。可换个说法，比良坂也可以在上述的任何一个地方。

说到底，不同的人生于不同的土地。

狭间也不能因此在一地常驻。

人总有离开故乡的欲望，却一辈子也离不开精神中的土地。一片大地与千万个具体的人就这么相互纠缠，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嘿，人类管这个叫乡土情结。

于是具象的就成了生者踏足的土地，无相的就成了魂灵游荡的狭间。

最早在这常住的是秦氏大御神座下的一只神狐，这位大神俗世的名字叫御饌津。

老朽我与六十五个兄弟算是后来搬到这里的。

如今，我受地藏王菩萨点化，负责在此引渡亡灵

神狐也早已不在此地长住。

狐狸是种多情的生物，对这儿也没什么眷恋，这点想必各位一会儿便知。

[翁此时正兴致勃勃，正欲开口接着讲下去，便被小面打断]

小面

先生，时间到了

翁

知道了。

不知道怎么的，最近这死者是与日剧增。

老朽也是许久没有得闲了。

死得其所最好，顺顺利利的来，安安静静的走，土地自然会记录一切。死在异乡土地上的麻烦点，得让鬼使大人亲自走一趟，好能归档记案，不至于死的不明不白。

最麻烦的就是有执念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死了却不愿意走，问他为什么却不记得

(叹气)

算了，佛陀平心对待世间万物。

不存仁心，不成佛陀

诸位谨记，凡是到这的人都得乘坐一艘小船。我这船为引渡而来，载的是天下苍生，没人能被特殊对待。

冥水三千，踏入此界，便必入轮回。

小面

世载故事万千，总会有所相似，如有与百物语相撞的地方，还妄海涵。

进入幻境之后，百面是为众生幽幽之口，不再指代一人。

翁

世俗人文，皆为狂言。惶惶天地，人间剧场。

吉田先生，该醒醒了。

[翁晃动法铃，光影渐暗，三声以后，又是一声猿啼，老女与小面持伞遮掩面目。吉田苏醒。

## 章一.狐之章

吉田

我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

空气中浮动苔藓，植物与古老的味道，湿漉又寒冷。

我记得这副情景，在我出生的时候，四周也是这样。按理说一个人是不应该记得出生时的事

的，小孩子最早也要等到两足岁，才能开始记事。可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

这应该是我魂灵的记忆，在我还没有进入那个小小的躯壳前，我应该还记得不少这样的事。

最初的我也是在这样黑暗的地方诞生的。

我的身体带着长长纽带，链接另外一具有思想，有情感的躯体。我能感受到她的喜怒哀乐。

二月，我还是一个混沌的球，她温柔的抚摸着这里，我能感受到她明显的喜悦。

等到三月，我便有了一个具体的形状。她不似以前开心了，但仍然对我讲述着关于樱花，矢车菊与酢浆草的逸事。啊，三月，一个万物生长的日子，我期待着我的生长，我好奇那个温暖的声音。

然后，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直至十月

我只知道外面的世界桃花开了又败，春燕去了又来，夏荷恬静而美好，萤火淡淡，烟火大会召开又结束，树叶黄了，枫叶红了……然后，我就再也知道外面的事了，她变得冷漠了。

所以除却春秋，我不知道冬天是什么样的，她从没有向我讲起过。

我只知道，我的魂灵越来越飘忽。

[老女松开红绸]

一道天光乍现，我随着河水遥遥荡荡。他们拿剪刀剪去那条长长的袋子。我失去了感受她悲喜的能力。

我被抱起，被放在她的面前。

她只是平静的，犹如死水一般的望着我，然后转过身去。

终于我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要哭，是悲催于她的冷漠？也是悲催于我又一次选择来到世界上。

哭不是件好事，眼泪流下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制止，从此便会有千千万万次哭泣。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吉田 耀，是奈良人，生长于某个不知名的村落。

直到合眼之前，我一共活了六十三年。春秋在我眼前轮换了六十三次，烟火绽放了六十三回，我觉得我的人生算得上圆满。

从小，我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我向母亲询问他的下落，她向来是闭口不答。

她是个寡言的人，至少我活着的时候是这样认为的。

除却日常的问候，她从不过问我的生活。但我知道她是爱我的，只是爱的克制而纠结。

我不理解她，也从没想过去理解。

尤其是看着别的孩子与父亲玩耍时，我便更不愿意去理解。

家，是个破旧的盒子。

这是祖父留下的东西，是母亲曾经抛下的，却又重新拿回来的东西。

每当雨水时节，屋顶的瓦砾就成了引水的祸根，水滴顺着它，就滴到了榻榻米上，稍微不注意就会发霉，长出漆黑的霉斑。

角落里还会有蜘蛛鼠妇什么的，这群八只脚的生物十分的邪恶，总是悄悄地溜进书本里，而后在你打开书准备阅读的时候吓你一跳。

所以我不喜欢家，我觉得家是个阴暗的地方。

我更喜欢家后面的后山。

在夏日最为炎热的晚上，后山是最热闹的。

八岁的时候，我在晚上被风吹醒。

摇曳地树枝在门外向我招手，月光亮亮的，像个大饭团。我鬼使神差的走出家门，那时母亲睡的很沉，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离开。

那日，我在后山看到了妖怪。

长着舌头的白灯笼，自己跑来跑去的车轮，一只眼睛的奇怪小孩，戴着斗笠，身上有好闻樱花味的女人。

它们放肆的玩闹着，比这村子里任何一个人快乐。

后来嘛……后来我就睡着了，什么也不记得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待在家里了。

睁开眼睛，视线能对上的只有母亲愤怒的脸。

她第一次打了我。很疼，火辣辣的。

更疼的是我的嗓子，我的头。就像被煮熟了一样烫。朦胧中我好像听到她说了什么，但是就是听不真切。

〔翁晃动法铃，老女起身〕

老女

妾身名为吉田美细子，是耀的母亲。

吉田，是我父亲的姓氏，我将它赠予耀，希望他与那个男人恩断义绝。

但我其实并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姓氏。

妾身的父亲是个先进而开明的人，他在传统的故土并不受欢迎。

他的爱好不被人理解，以至于招致厌弃与流言，被说成是一个浪荡的人。

我讨厌这片土地上的人。

二十八岁，我拜访了东大寺，向僧人倾诉我心中的郁结，并毅然搬往东京。

在这欲与妄的新世界里，我迷失了背离乡土的本意。

秦氏神社旁，流光浮动的森林中，那个男人带着他的谎言闯入了我的生活。

那是别样的感觉，就像在人海之中被箭头擦过了眼角一样，每当妾身直视他的脸时就不由得移开自己的眼睛，不敢看，不敢说。

缘分像小人一样，把我们系在一起。

而后经历风月以后，我有了属于我们的孩子。

那歹毒的情爱啊，让我不能看清他的戏言与真心，更让我难以看清他丑陋的狐妖之相。

一月，我们相爱相伴

二月，我们彼此疏离

直至枫叶飘落的九月，他留下一则预言就彻底离我而去。我再也没见过他。

信中他向我袒露了自己的身份，还说我们的孩子将在一个晴天下雨的日子离开我。这就是我



命运吗！所有的人都会背我而去！

绝望抢夺了我全身的力气，我再也没有对这个诞生的幼小生命给予过强烈的爱意。

不可否认的是我依旧爱着他，但我害怕这份爱再一次成为推我绝望的源泉。

耀一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了。

我带着耀回到了故乡。

离开东京的理由有很多，我忘不掉年幼时躺在母亲怀里的那种感觉，我讨厌东京熙攘的人群与不合群感，我想逃离那承载着我失败爱情的地方。

我的心很乱。

但耀从没有因此而停止长大。

我的孩子啊，是什么让你不得不接受命运，是什么让你不得不听天由命。

如果我知道你注定受苦，那我为什么要贪恋于爱情，贪恋于风月。

我终于明白了，这世上绝情的生物反而让人觉得痛快

多情的反而让人觉得恐惧

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恨我的骨血。

吉田

而后，时间过的很快

老女

而后，时间过的很快

吉田

我感觉母亲变得与我亲近了，但我能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

老女

怨在不经意间被爱消磨，只剩下难以抑制的注视。

吉田

十二岁，我从小学晋升至中学部，正式开始了忙碌的学业。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有关于我们全新的盒子，有关于我最好的朋友，有关于后山散漫的妖怪们与一条金鱼的死亡。

在有限的篇幅里，这些琐碎事很难讲完。

淡淡的忧伤弥漫在十二岁的天空里。

似乎少了一点放肆的快乐，也少了一点对待世间万物的单纯。

现在的我能告诉过去的我那是什么，这叫——长大。

我不再纠结于母亲的爱与父亲的离去，因为我已经被身边的友谊填满。

我知道母亲在尝试着靠近我，但年少的我沉溺于同龄人的世界，没有办法再分出一块心田送给她。

老女

我该怎么去表达我的爱？

是做一餐美味的料理？是清洗他因为玩闹弄脏的衣服？是在他生日的时候为他点燃蜡烛？这些都太过平常了。平常到我每天都在做，即使在耀八岁以前。

他也慢慢的不再愿意早早回家，

房子是有生命的，即使妾身重新翻修了这座老屋，我也能感受到属于耀的那一半房子正在衰老。

有些爱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传达给他了。

我接纳了那些曾经我讨厌的人，恍然间又发现不是我接纳了故土上的人，是他们重新接纳了离家的我。

松下太太，井川太太是我新的朋友

我们在买菜结束后会聚在一起，做些针线活，聊聊自己孩子的事情。

新的生活开始了

吉田

生活是无数次一餐一饭。

餐碟在厨房乒乓作响，颠簸地回到橱柜里。

我喜欢每日餐点里的梅子饭团

母亲做的梅子饭团不同于别家的，梅子用糖和清酒腌渍过，在酸涩中又带着酒香与甜味，母亲说，这是她以前喝醉了不小心让腌制梅子的坛子里混入了清酒才得到的料理。

为什么酒会让平平无奇的味道变得神奇？

当时的我不明白。

有件更令我头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我有一个好友 A 君，我们相识在初中。

A 君是个善于交往的孩子，无论任何人都能在一天内和他熟络。我不一样，我比较内敛。

我们能在一起做朋友真是奇迹。更奇迹的是，他就和我住在一个村子。

不过最近 A 君更喜欢和足球队的朋友们一起走动，已经许久没有来找我了。

我很确信我没有做过惹他不高兴的事。

这是一定的，我总是谨小慎微的对待我们之间的友谊。

A 君喜欢足球，他似乎从小学就有了加入足球队的想法。终于在中学部二年，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某天，我找上了 A 君。

他被驶过的列车拦在路上，于是我们又在一起回家了，最后一次。

我们，还是向以前一样熟络。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情绪

脖颈处有一丝丝凉意，心中些许酸涩，说不上来。

生日也是，为什么以前能和大家一起度过的日子，逐渐只有我与母亲度过了呢？

大家明明再见时，还是要好的朋友。

燕子去了不再来

辉夜姬飞去了月亮台

老女

很快啊，我们的辉君就要上高中了

我看着他兴奋的整理着制服，思绪又一次飞到了从前。

他总是这样，期待着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不像我，没什么大本领，我们辉君，是有大出息的人。他很优秀，一定能有所成就。

他会在一个太阳雨的日子离开我，他会怎样离开我呢？

会像传说中的一样，被狐狸公主架着轿子带走吗？我有时候甚至会这样想。

真神奇，明明才过去十一年，我竟然不再纠结于那个结果了。

我明明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似乎因为耀的存在也变得阳光了。他真的像太阳一样，啊……妾身好像提到了很多次耀，实在是因为他太可爱了。

日子是衣服上的褶皱

在熨斗白色的蒸汽里被熨平，又在身上留下新的痕迹。

我在细碎的时光里爱上了侍弄花草。

最近松下太太改送了我一枝椿花，我把它插在了餐厅的玻璃瓶里，一个随手买来的汽水瓶。

它有着顽强生命力，甚至生出了嫩白色的根系。

这样坦率的孩子，我要把你放在哪里呢？就赐予你后院那个最显眼的位置吧，我希望你活的好好的。

我开始学习有关园艺的知识了

我开始学习享受生活了

我开始学习做我自己了

吉田

在十八岁，我毕业了

老女

在十八岁，他毕业了

吉田

我要向前走，走向远大前程

老女

我希望他以后还会回来看看。

吉田

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我不甘于一辈子待在这里，要去像东京这样繁华的城市看看。

人不至于在只是待在乡野里就满足了，要决心做大文豪、大教育家、大科学家，我知道我和他们还有些距离。抱着对新闻行业无限的向往，我在东京的大学潜心学习。

就算做不了村山龙平这样的人，也要至少成为一名报社的记者，十八岁的我也相信我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老女

在毕业那晚，他跟我交代了行程。

我不会制止他的，他要有自己的人生。

我的小小孩子，我们之间曾经还有一条链接的纽带。你离开以后，会按时吃饭吗？知道衣服该怎么洗吗？知道根据季节搭配衣服吗？你会过的好吗？周围的人真的友善吗？离开家之后，会想念家里的小狗吗，你会想我吗？

我止不住这样的想

太阳升起了

吉田

太阳升起了

老女

在晴空里，天空下起了小小的雨滴

吉田

晴空里竟然下起了小小雨滴

老女

我眼前模糊了

吉田

我跟母亲挥手道别

老女

我看着他慢慢走远

老女与吉田  
不知何时再相见。

[灯光渐暗]

## 章二.白鹭与狸之章

翁  
东京，大抵是个很好的地方。

宽敞的街道，繁华的商业，络绎不绝的人群，这座城市每天都产生着不同的机遇，等待有缘人来寻找。

来自不同土地人纷纷涌入东京，争抢着成为东京众生中的一个。

小面  
呵，人们早就忘了吉原上曾经演唱的阵阵哀歌

爱与恨，贪与妄，悲剧好戏不断

翁  
所以说，东京大抵是个很好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是看不见月亮的。

[灯光亮]  
[翁摇动法铃，共三声，然后揉了揉眼睛]

吉田  
三月二十一，春分。

街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

此时是我来到东京的第四年。

进入三月以后，小雨是天空的常客，有时许久都见不到太阳。

泥土的芳香会逸散在雨后的空气里，让灵魂从城市里短暂的抽离

大城市有自己的味道。

四条河原町中逸散的西点面包，亦或是居酒屋发臭的酒气。

总的来说，我在这里还算适应。

第一次进入校园是在桔梗花开的时候。

作为关西人，初次来到关东还不适应这里的交往方式。

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自己一个人行动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赶课业，一个人阅读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

这不是一个缺少天才的地方，天才就像沙池里的沙，随处可见。

更何况是富有的天才，是有所成就的天才。

我实在是不明白。

明明大家都是同龄人，为什么有的人活的光纤靓丽，有的人活的精彩绝伦，而我却困于三点一线的时钟。

如同羽翼未丰满的稚鸟一样，我为我的无力而哀叹。

我不敢说出我的家乡，我只说我来自奈良。

城市间闪烁的霓虹让我羡慕。

我踏足其中，看着那些小乡村从来没有的东西，但每一个都明码标价。

迷恋与沉迷并没有向文学中所描述的那么容易

差距和代价会随时让糊涂的人清醒。

所以说啊，有些人一辈子老实本分可不一定是本性使然，只是条件有限，又胆小到没能力跳出格子罢了。

当然我是两者都有。

我不能如此的悲观，我一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

我投身于学习，拼尽全力，在学府内成绩还算中游。

人会彼此伤害，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优越感

也会彼此拥抱，抱团取暖。

我逐渐有了厮混在一起的朋友。

他们都是人群中奇怪的人，反正我不这么觉得。

C君喜欢弓道。他简直是个痴人，如果提出让他和弓结婚他也不会拒绝吧。平日里繁琐的小事可以放心交给他，他做的很细心。

B子是个爱好画画的姑娘，她有些含羞，总是一个人在画室里，不太擅长讲话。但是画的如此厉害，总要允许这样的人有些小瑕疵吧。

小A喜欢和鸟儿们待在一起，也很擅长做料理。唯一的毛病就是说话不够顺畅。

我要谢谢他们。

我没去过美国，也不认识大部分的洋品牌，更没品尝过醇香的高档酒。

但我拥有过快乐。

快乐让我短暂的忘记了与这座城市的疏离。

一方水土属于一方人

树叶飞得再高，也没办法生长在另一棵品种不同的树上。

这颗心永远没有办法在这里得到安定。

但我该去哪里？我来不及想清。

春分，现在的春分，我走在街上。

就业的压力推着我向前走去。

迷惘会被新的迷惘推着走，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只能有一个最大的痛苦。

就业，难啊。

狸猫？

我眼前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穿着衣服的狸猫？

[翁，摇动法铃]

[灯光照翁]



翁

狸猫，是的，你没看错。

咱就是一只狸猫。

不少狸猫都像我这样生活在人类世界里。

没办法，森林被砍了，狸猫只能在城里生活。

还好普通人类分不出咱们，谁让咱的幻术如此的高明。

在人类社会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困难，按野兽的本能就能活的很顺遂。

要懂得，使，用，工，具

吉田

真是稀奇，我竟然还能碰到妖怪，还是来自奈良的妖怪

翁

(窃窃的说，以下同)我就是东京本地的狸猫，这是客套话。

吉田

您说您有工作可以介绍给我，真是太感谢了。

翁

是的，只要把这蠢小子介绍给黑心单位，我就能赚上一大笔佣金

吉田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吃顿饭吧。

至少让我有机会感谢您。

翁

我还真介意这档子事

其实是怕和这小子有太多纠缠——逃不掉就麻烦了。

吉田

真是个友善的人

原来东京还是存在着乐于助人的好人的

翁

瞧，这个就叫工具。

这就是大城市的生存法则。

顺应社会的选择，找到那些薄弱的人，然后利用他

就像清洗食物一样简单。

不过那人嘛……

吉田

我被骗了

最初，那家公司的社长只是开出了不错的薪水，让我整理一些简单的资料。

直到他提出了一场投资。

人人为公司奉献出一笔资金，明天公司就会返还双倍的回报。

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疑问。

在金额缴纳的第二天，公司搬走了。

我也莫名被通知有一笔贷款需要还清。

该死的狸猫！它用花言巧语骗走了我一整年的花销！

难怪咋吃咋吃山的兔子恨它们入骨，如果是我，我也恨不得要饱饮它的血肉！

翁

我收货满满

吉田

我一无所有

[翁晃动法铃

[翁处灯光暗

吉田

夜灯闪烁

小雨胡乱的拍在我的脸庞，冷漠，无情

我失魂落魄

纵使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贴在皮肤上，咽喉像被什么东西扼住了。我的脚也在不知疲倦地走来走去。

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从心底传来。

向后走去的低矮建筑物也高大了不少。

这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闪回了母亲的样子。

母亲会怎么想呢

她会怎么看待这样失败的我呢？

那个小盒子里的她

仿佛又站在熟悉的土地上，向我挥手。

我的眼中突然卷起了狂妄的波涛！我真的好想向着天空大喊，呼唤母亲的名字！我就是如此的软弱，我就是怀念那个只要张开嘴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世界。

文字在嘴边却变成了呜咽。

(掩面而泣)

[灯光，照小面

[小面开伞，下

小面

我叫中村鹭姬。

接下来的故事与我有关。

翁

鹭姬小姐如今仍然活着

所以招魂是没用的，这应该叫托梦。

小面

(莞尔的)

许久没见了，没想到再见已是在梦中。

我是风尘中人

怎么流落风尘的我已经忘了，

既然今天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要回忆那么扫兴的事情。

红灯街，说到底就是现代的吉原。我是吉原中小小的游女，在灵与肉的交易中被来回推挪。

啊，东京，东京处处都是充满欲望的人

有欲望就会有需求

吉原就永远不会消失

平日里大人们肆意妄为惯了

总要有地方让小人物宣泄自己的淫威

这片土地自古都是这样的。

我见过的男人多了，除了强势的、令人愤慨的蠢货，最多的便是花言巧语的家伙。

纵使指名之前为你献上所有的殷勤，在情欲动心之时轻松许下让人心动的承诺，但在平日里相见，总会不由得遮蔽自己的视线。

明明是自己贪欢在大街上寻找补充寂寞，互舔伤口的同伴，而后却要撇清自己的责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清白的人？

衷心的诅咒每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络新妇这种妖怪

那男人们的脑袋早就搬了个家。

当太阳照进廉价出租屋的时候

寻常的一天就开始了。

我坐在镜子前面妆点着不知谁能看到的面容

即使很快，红色的口红也会融化

娇艳的花朵盛开从没有为自己美丽

我早就枯萎在为了生存的秋夜

那晚，天空中下着小雨

我点燃了一只烟，打算去吃拉面

一个狼狈的人与我迎面相撞，就在小小的廊桥上。

我为他撑起了小小的伞，出于一个人的善意。

他不是什么特别的人

但青涩与迷茫让我想起了和代理人初次交谈的自己

那就小小的挑逗一下这个孩子吧

就当作撑伞的代价。

吉田

命运让我在第二天又一次遇见了她。

我走上前，有些别扭的打了招呼。

她在我视线里拥有了一处居所。

萌动的春色啊

今日竟然如此可爱。

鸟儿的嬉笑也不再是呕哑的噪音。

看来我不需要一把豆子了，霉运走的如此的快。

小面

当我第二次遇见他与那双眼睛

我便知道玩的有些过火了

这样单纯的人，如果被人骗了会怎么样？他会哭着找妈妈嘛？

我不得不承认他有些特别。

虽然笨拙，但看到他时，脸上就会泛起止不住的微笑

我的贪心一点一点走入了边界

一个问题摆在眼前

我不该招惹他的。

即使在整个春日里我都没有挑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也傻傻的沉沦在大人的世界里。但是啊，我已经不敢再说爱了，我宁愿我一辈子都没有爱情。

我要我的自由。

就这么放着不管，他也会放弃吧。

吉田

萌动的热情永不消退

可迷离的关系确实伤人

她的身边似乎并不缺少亲昵的人，有些人是我永远也赶不上的光鲜。

自卑让我忽视了她眼中的苦痛

我质问她

把她摆在了心中的对立位

迎来的是更为激烈的拒绝。

月是个悲伤的意象，月也沉默不言。

我伤害了她。

小面

我没想到这样的一段暧昧会换来一个少年的心碎

更让我心碎的，是他看不到我心中的隐伤

他是个少年，远比我想象的更加稚嫩

可我已经饱经风霜

该结束了

我也有了足够离开的资本

江戸再也不会会有中村鹭姬，有的只有千千万万个可悲的鹭娘。

吉田  
寂寞入侵了我

亲密关系的结束会带来与之相应的空虚。

我开始出入那些艳丽的现代场所，在鲜花与俯柳中穿梭着

一边为贴上来的人贯上“爱人”的名字

一边清晰的认知到那不是爱

我忘了那段时间到底有多少个情人了，三个？亦或者不止三个。

和他们分手远远谈不上心痛。

只是因为两个人互相厌倦了对方。

我终于成为了像我父亲一样的人。

那些受过伤的女孩成为了我饭后茶谈打趣的内容，虽然每一次都是轻飘飘的几句话。

浑浑噩噩的度过了青年时期。

而后我进入了一家报社，正式开始了工作。

那年的债务是母亲寄来的钱还清的。

他到底从哪弄来那么多的钱？

我好想她。

[小面，坐，翁，摇动法铃  
[灯光灭

### 章三.竹之章

老女  
人的生命中总有离开的人。

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的孩子。

你很少回家，我知道，你过得其实并不顺利。

但我离你那么远，我能做什么，让你活得更快乐。

或许能随书信能赠送的只有钱了。

远寂的天光在我眼前召唤着我，这儿能看到地府的冥火。

我死在了阳光明媚的日子。

那时的天空清澈高远，就和我出生时一样。

我的魂灵脱离了我的身体，我的记忆摆脱了形骸的记忆，我终于认识到我们很久以前就见过。  
你曾是我邻家的顽童，是街上卖鱼的商贩，是我玩世不恭的叔父。

生命是个轮回的圈，我还会做你的母亲。

吉田

十二月六日，我的母亲去世了。

那时我四十九岁，正在公司的酒会上应付着讨人厌的社长与上司。

中年人都有这样的坏毛病

当酒精冲上大脑，就会揪着你不放，大谈政治与经济，然后指着桌上的菜说出：  
“这样的料理我吃过更好的”。

“吉田小弟，我平时对你这么照顾，你应该按时的回报我一下嘛”

呵，如果不是碍于工作

谁会愿意听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人吹嘘呢？

更何况他穿着难看的衬衫

真是让人没有喝酒的心情。

尤其是每次让我结账的样子更令人恶心。

曾经去世的消息是在我新年回家的时候才知道的。

我甚至买好了她最爱吃的羊羹和喜欢的布料，只要想起母亲欣慰的微笑，一年的辛苦也不至于此。

他就躺在那里

那个小盒子里



我不该说这座房子像一个小盒子。

他会怨我吗？因我没有时间能够回来看她最后一面？我没我想的那么了解她，只能这样揣测她。

我看到后院有一棵白椿树，薄薄的一层雪附着在叶子上。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棵树的？

我竟然，从来都没有发现。

我在家中小住了三日，一边整理母亲的遗物，一边整理我的思绪。

母亲去世时是邻居们帮忙举办的葬礼。

他似乎早早留下了遗书，是因为邻居们不知道我的地址，没有邮寄给我。

说真的，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从来没有流下眼泪过。

他的身影好像还在厨房里做着我最爱吃的饭团，她死的不真切，也许她只是消失了，他会和那些亲切的阿姨们一起回来。

脑子里总是有这样的想法。

母亲啊，我其实一直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很久之前就结婚了。

我们两个不是因为爱而结合的。

人到中年，就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家，我的妻子也一样。于是为了组建家庭，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你曾说过，人要在爱中长大。

可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爱？

我不想执着于爱了，我累了，我在这个世界漂泊已经很久了，在排外的土地上，我真的真的。需要一块地方让我休息。

我是不是一个差劲的人？

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去了。

年少时，我想成为新闻业翘楚的梦想并没有成功，在报社摸爬滚打了二十年，归来仍然只是一个害怕失去工作的职员。

我还学会撒谎了。

我过去骗了不少的人，虽然我能保证每次都是不得以，但我良心还是过不去

如此胆小的我，如此懦弱的我，如此颓丧的我

就这样度过了中年。

六十多岁，啊，就是现在的我了。

我早就退休了。

我的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妻子很贤惠，每天都能把家里的事情打理的很好，真是辛苦她了。因为在我们两个冷战以后，我们就很久没有住在一起了，他还会这样尽心尽力的照顾我。

像我们这样的人

在当时的时代，其实并不少见。

如果忠贞的对待家庭的话，那我们就会达到一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境界。这是时间带来的沧桑与痕迹。

能和朋友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有时许久没有见过的人就会送来丧礼的请帖。

我珍视每一次见面，一期一会。

最近我的梦里时常出现母亲。

她离去的悲痛，只有在生活点点滴滴勾起了我对她回忆时

才会像针一样，狠狠的插进心里。

夜夜梦魇般的梦境中，我梦见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

我在水稻田里哭泣。

只因为我弄脏了鞋子，害怕被母亲奚落。

这应该是六岁左右发生的事情。

寂静的，寂静的，乡间的四季。

春天有美丽的小花开放，夏天有凉爽的风，秋天有丰收的果实，冬天有寒冷时缩在暖桌的温暖。

自绵延的山脉与潺潺的流水，故乡托付天地中的生灵，送来了归去的信号。

我有了离开的理由。

别了，东京！

感谢你赠予我的一切！

但是我不属于这里。

[音乐 又见炊烟/里の秋 哼唱

月台上，列车缓缓驶入。

所有人像是冤家一样，肩膀推搡着。

如果不这么粗鲁的话，就连电车的门也进不去。

每年有两次这样的时候，新年结束与夏天结束的时候。

再次回来的人就会变得礼貌与谦让。

在这节车厢。

平时里害羞的人也可以放心和别人交流了。

毕竟很少可以放心与别人交心，不必担心别人的算计。

这是辛苦一年的人应得的礼物。

大家都在想什么呢。

[老女，小面下，与吉田排成一排，坐于舞台上。

[声音，电车运动声音

小面

(作接电话状)是，我已经在路上了，明明好久没有回来了，就不要和我说相亲这种事了。

老女

(跟人说话状)好多年没有回来了，最近实在是不好麻烦儿子一家了，还是回来看看吧。把老东西一个留在家我还是不太放心。

小面

(扶着头)总算能喘一口气了，果然还是辞职更好吧……

老女

安静点，惠介。

车上的人都在休息，不要乱叫，也不要把脚搭在别人的椅子上。

再等一段时间就能见到妈妈了。

小面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去了坂井泉水的歌会。

对吧，就是很棒啊

老女

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料理呢？

真是的，偶尔也对我做的上上心吧。

什么叫做难吃！有的吃不错了

[老女，小面，下台]

吉田

就是这样

在旅人们嬉闹与打趣中我睡着了。

等睁开眼睛的时候。

故乡已经很近很近。

也许是近乡情切。

连列车奔行的速度也变得慢起来了，甚至恨不得冲进列车长室里，让我亲自去开这趟列车。

阳光变成了耀斑，从天穹之中普照在低垂的麦子里。

远处的竹林随风飘荡，农人走在田埂上，向着竹林的方向行去。

大山，自然岿然不动的呆在那里，它是一切景物的背景。

这里变化真大。

我记得那以前有一个池塘，塘里盛开的荷花，有鸭子在池塘里玩。

没到寂寞的晚上，大家点起灯，如同小小的花火大会。

只要绕过池塘的小路，就是我那小小的盒子。

每当雨水时节，屋顶的瓦砾就成了引水的通道，水滴顺着它，就滴到了榻榻米上，稍微不注意就会发霉，长出有趣的霉斑。

角落里还会有蜘蛛鼠妇什么的，这群八只脚的生物十分的调皮，稍不注意就溜进了书本里，而后在你打开书准备阅读的时候吓你一跳。

家是多么温暖的地方。

我在这里长大，这是我诞生的根系。

它会张开庞大的树根，温柔的接住下落的我。

我回来了。(推门)

[翁，拍手，下

[灯，大亮

翁

人是个复杂生物，生的时候要历经八苦八难，七情六欲，兜兜回回，转来转去，最终闹得个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等死以后，清白一片空图个干净，只剩具形骸。

如此便是无嗔无痴，无爱无怨，无情无欲，无因无果，无生无灭，无始无终。

即便如此，这辈子也辛苦你了。

这片土地让我告诉你

它记住了有关于你的所有故事。

你，真的是个努力的孩子。

大胆往前走吧，有人在前面等着你。

[结束曲 竹の歌(中岛美雪 一会版)]

[舞台右侧，红色的断带滚至舞台的中心，吉田牵起缎带，愣了一下，然后摘下狐面。老女与吉田共同收束红绸，相望无言，而后拥抱]

——完